

书话岁月

烟水亭里说古今

■金涛

【《大林寺桃花》就是地球垂直地带性最生动、最直观、最朴素的艺术化表述!】

烟水亭并非一座亭子,严格地说,它是湖中一个小岛,也许是人工垒筑而成。早些年它被湖水包围,孤悬湖中,虽然离岸很近,却要坐小划子才能上去。所以多年以来,也只是隔湖相望。这次回乡方知,烟水亭已是开放的景点,修筑了很美观的九曲桥,当然进去参观,收费不菲(门票竟然是北京景山公园的10倍!)。

烟水亭实际上是湖中一个小巧玲珑的江南园林,这湖名为甘棠湖,西边以一道长堤与毗邻的南湖相连,垂柳护岸的长堤上有一座石桥,湖水是相通的。原先,在并不遥远的年月,这城里的一对姊妹湖—湖活水,上游接纳了来自庐山千山万壑的诸多泉流,湖水清清,鱼虾繁衍,荷塘月色,好一派生机!

当地父老口口相传,烟水亭曾是三国东吴大将、水军都督周瑜的点将台故址。东吴的海军(即水师)藏身于甘棠湖中,并在此操练。我小的时候,九江城里尚有督府巷,小乔巷的存在,指的是周瑜的大都督府第,以及以他的妻子小乔命名的里巷,真真假假,无从判定。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历史上许多有名的古城早已灰飞烟灭,仿佛历史的快车飞驰而去,带走了远逝的古城,只有古老的地名遗落下来,供后人凭吊罢了。

过九曲桥入烟水亭,别有一番景致,以传统的粉墙环抱的方寸之地,几乎将所有空间都充分加以利用。依南北中轴线,布设了几幢庄重的殿堂,最前方朝南,是突出湖面的开敞平台,面对波平如镜的湖水,以及远天耸立的巍巍庐山,气势很是不凡。平台上筑有亭阁,周围饰有雕栏,亭檐之上竖有飞扬的旌旗,以显示周瑜点将台的建筑功能。

在中轴线两翼,点缀一座闲亭和几处僧寮瓦舍,掩映于繁花杂树之中,但见不到僧尼,也无佛像。殿堂陈列的均为九江历史与近代开埠的照片,并有介绍三国赤壁之战的图片陈列,唯一的

座像是一尊周瑜的金色戎装雕像。从不多的陈列看来,烟水亭强调的仍然是东吴操练海军的所在,是它的军事价值。虽然也有传说唐代诗人白居易始建亭湖中,取其《琵琶行》诗句“别时茫茫江浸月”,称“浸月亭”。宋代理学家周敦颐又在湖堤上另建一亭,取“山头水色薄笼烟”诗句,名“烟水亭”。但两亭皆毁,这些传说不过是美丽的民间文学罢了。

元和十年(815年),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因安史乱朝政惹恼了皇上,降级外放为江州司马,直至元和十四年调任忠州刺史(今重庆忠县),在江州呆了长长的四年。江州司马是个有职无权的闲官,心情郁闷的诗人只能寄情于山水间,或跋涉于山道访幽寻胜,或盘桓于古刹与老僧谈禅,或枯坐于草堂品茗听雨,或徘徊月下与三两知己开怀畅饮……除了千古绝唱的《琵琶行》,诗人还为江州留下了许多不朽之作,这是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

“我从去年辞帝京, 谪居卧病浔阳城。浔阳地僻无音乐, 终岁不闻丝竹声。住近湓城地低湿, 黄芦苦竹绕宅生。其间旦暮闻何物? 杜鹃啼血猿哀鸣。春江花朝秋月夜, 往往取酒还独倾。”

——《琵琶行》

看来,这位出生在黄河流域的北方汉子,对于长江边上的江州,从天气、潮湿的住地、陌生的植物、动物,甚至民间音乐都很不适应。元和十年冬天,刚到江州不久,遇上了百年不遇的寒冬,大雪纷飞,湖水冰冻(正常年景湖水是不结冰的),白居易写下了《放旅雁》,也同时将这一极端天气记录在案。

“九江十年冬大雪, 江水生冰树枝折。百鸟无食东西飞, 中有旅雁声最饥。雪中啄草冰上宿, 翅冷腾空飞动迟。江童持网捕将去, 手携入市卖之……”

元和十二年(817年),白居易在香炉峰下建草堂:

“五架三间新草堂, 石阶桂柱竹编墙。南檐纳日冬天暖, 北户迎风夏月凉……”

长江经济带

■吴硕贤

长江华夏母亲河，
滚滚东流逐浪波。
上下齐营经济带，
北南共护绿边坡。
汤汤净水千轮过，
郁郁生机万业和。
唤起群英多奉献，
百年续唱复兴歌。



千里涂鸦

【不仅当朝宰相陈俊卿、状元黄公度等是他的铁杆“粉丝”，连朱熹都深受他的理学思想影响。】

虽然未曾为家乡写过几篇诗文,但对人称“文献名邦”的兴化府(福建省莆田市在历史上的称谓)的历史文化,我本以为自己多少还是有点了解;譬如被誉为“海上女神”和“天妃”的湄洲岛林默娘,譬如被誉为宋朝“半个朝廷”的枫亭蔡襄、蔡京和蔡卞家族等。

及至最近福州大学的林向阳教授告诉我:在宋代,莆田有位被誉为“南夫子”的理学大师林光朝,不仅当朝宰相陈俊卿、状元黄公度等是他的铁杆“粉丝”,连朱熹都深受他的理学思想影响,我不由为自己的孤陋寡闻汗颜滴答。

林光朝公元1114年出生,比朱熹大十六岁。林光朝不仅通晓百家经史,而且学识非常渊博,他从26岁起,便先后在“红泉东井”“松隐精舍”“蒲弄书堂”(均在如今的莆田市)等地讲学,一时间,四面八方求知的学士纷至沓来。

1160年11月,朱熹慕名到莆田黄石聆听林光朝讲学时,欣闻“群仙书社”培育出诸多俊彦,特意前往造访,并在住僧的壶山书院赋《群仙书社记》长诗:“莆阳山水冠四方,气毓水南龟屿庄。储才挺秀不易得,今昔往往皆流芳……莆人说此小瀛洲,群仙跨鹤来徜徉,壶山巍峨兰水沧,先生之风同其长。”

1161年春天,朱熹在莆田随林光朝学习期间,曾有诗《曾点》(曾点是孔子30多岁第一批授徒时所收的弟子):“春服初成丽景迟,步随流水玩晴漪。微吟缓节归来晚,一任轻风拂面吹。”朱熹的《论林艾轩作文解经》里,亦有这样的记载:在兴化南寺(今天莆田市的广化寺),某(朱熹)云:“如何见得?”艾轩(林光朝)云:“曾点不是要与冠者童子真个去浴沂风雩,只是见别人有

浩气养成天地小

■郑千里

冠者……曾点见得这意思,此谓物各付物。艾轩甚秘其说,密言于先生也。”

据《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二载,朱熹学习后有顿悟的感受:“某(朱熹)少年过莆田,见林谦之(林光朝),方次云说一种道理,说得精神,极好听,为之踊跃鼓动!退而思之,忘寝与食者数时。好之,念念不忘。”

1131年至1162年间,不求仕途闻达的林光朝立足于莆田家乡,一手创办起“红泉义学”开讲授徒,其教学的主旨是“不专于词章为进取计,盖以身为律,以道德为权舆。”

故此,南宋时的莆田籍名相、诗人陈俊卿在所著《艾轩祠堂记》中,称赞莆田虽偏居东南一隅,但儒风之兴盛,委实与林光朝的讲学密不可分:“自绍兴以来四五十年,士知洛学(指程颢、程颐兄弟建立的理学体系)而以行义修饬兴于乡里者,艾轩林先生始作成之也。”

这位“南夫子”“艾轩林先生”的林光朝,除了收录于《四库全书》的九卷本《艾轩文集》等,他平生的著书不算太多。林光朝曾在《送别湖北漕李秘监仁甫》一诗中云:“文字眇烟云,过眼徒浩浩。所有未见书,惜哉吾已老。”他在那未曾设立中华书局更没有PPT的年代,主要是把自己领悟到的“圣贤精微之意”口授于学生,使学生能够心灵相通地理解。

林光朝桃李满天下,仍十分注重精进学问。按现代颇为流行的话语,林光朝本人善于“学科交叉”,与年长自己10岁的莆田籍史学家、著有《通志》的郑樵过从甚密。郑樵藏书丰富,林光朝经常向他借书和讨论学问,郑樵在史学上的不凡建树,无形中在林光朝的思想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林光朝曾说:“道之全体,存乎大虚,六经既发明之,后世注解固已支离,若复增加,道愈远矣。”创立“体用为本”思想,在教学上反对只搞训诂和从事经院烦琐哲学的研究,强调实践才是根

诗人似乎决定在江州长久地安居了。草堂位于庐山山麓石门涧附近,石门涧有一条上山的羊肠小道,诗人往返于庐山千峰万壑飞瀑流泉更是方便。元和十二年四月十九日,白居易游庐山大林寺,写下了著名的《大林寺桃花》:“人间四月芳菲尽, 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 不知转入此中来。”

这首《大林寺桃花》和《琵琶行》一样,是白居易在江州留下的最重要的作品(庐山长期隶属九江)。《琵琶行》不必说了,至于《大林寺桃花》的价值在于它包含的科学内涵,以诗的语言描述大自然的一种规律性现象:由于山地海拔高度的升高,气温随之降低,各种气象因素也相应变化,因此生长在山地的植物也呈现随高度而发生的变化。如今,现代自然科学已经揭示出:随着海拔高度的上升,从山麓到山顶年平均气温逐渐降低,每升高一千米,温度平均下降6℃,导致生长季节逐渐缩短。同时随着降水量增加,风速加大,辐射增强,土壤也发生相应变化。种种因素综合作用下,植被表现为条带状更替,这就是山地植被的垂直地带性(温度递减率也并非固定不变,据林之光先生告知,我国各地山地的温度递减率存在冬夏季的明显差异)。

山地植被的垂直地带性随纬度不同和山麓自然条件的差异,表现为多种多样的植被类型和动物种群,这是我们这个地球上最富特色的自然现象。

《大林寺桃花》就是地球垂直地带性最生动、最直观、最朴素的艺术化表述!它来自诗人敏锐的观察、缜密的思考,以及用通俗的诗句揭示深邃的自然规律的艺术概括力。仅仅用了28个汉字,将人们千百年来司空见惯却熟视无睹的气候变化规律一言道破,指出季节会因山势升高而推迟,这是天才的发现!是白居易对自然科学的一大贡献。

尽管诗人的这一发现没有获得科技发明奖,也不知科技史著作对此有无评说,但是谁能忽视它的伟大价值呢!

江州为此也感到自豪啊!

爱乐者说

【有着文学才华的瓦格纳,创造了鸿篇巨制的歌剧,如谱写26年、演绎4天的4部歌剧联剧《尼伯龙根的指环》。】

在音乐词语中,带有“剧”字的概念很多:“清唱剧”“歌剧”“乐剧”“轻歌剧”“音乐剧”等。近年来,离我们最近的当是西方的“音乐剧”。从《音乐之声》到《猫》《歌剧魅影》等,这种兴起于20世纪的音乐剧,已成为爱乐者青睐与钟爱的一种音乐样式。

带有音乐的“剧”尽管很多,但其渊始却是歌剧。欧洲文艺复兴后期,约17世纪之初的1600年,意大利诞生了世界上的第一部歌剧,因此,意大利也就有了“歌剧故乡”的称誉。当时,宗教在欧洲拉起了巨大帷幕。如果说,歌剧是透过帷幕一角露出了世俗光彩,那么,同一时期登上音乐舞台的清唱剧,依然是用音乐颂咏神圣的宗教传说。两个音乐“剧”,一为世俗,一为宗教,交织走过了几百年历程。作为一种音乐形式,清唱剧尽管依旧存在,但成大势者,还是至今步向500年的歌剧。

在西方古典音乐的经典名作中,歌剧在舞台上唱出了百代不衰的辉煌。“认识莫扎特,就要聆听他的歌剧。”一位叫作艾涅斯库的音乐大师如是说。尽管歌剧早在莫扎特之前就有了坚实的发展,也不乏传唱至今的名作,然而,经典歌剧大成,则自莫扎特始。从《费加罗的婚礼》到《魔笛》,近300年演绎,至今依然璀璨如昨。至于其后欧陆各国所出现的歌剧大师如威尔第、瓦格纳、比才、普契尼等,其人其作更在歌剧咫尺舞台上,筑起了音乐艺术的永恒纪念碑。

其中,有着文学才华的瓦格纳,创造了鸿篇巨制的歌剧,如谱写26年、演绎4天的4部歌剧联剧《尼伯龙根的指环》。他称这部大作为“舞台庆典三日剧及前夕”,这“前夕”亦即“前奏”,是“莱茵河的黄金”;“三日”为“女武神”“齐格弗里德”和“诸神的黄昏”。这四天的演出从下午4点直到深夜,其规模庞大到须有专门剧场。德国的拜罗特剧场,就是专为瓦格纳这部联剧所造。至于歌剧中所用的代表不同人物的音乐“主导动机”,达到200多个。这是一部颠覆了莫扎特前后歌剧传统的一部“革命”性的音乐的“剧”,瓦格纳谓之“乐剧”。这是浪漫主义时代歌剧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式的创举。尽管至今人们聆听这部庞大“乐剧”仍有一定困难,但毕竟它将歌剧的音乐性与戏剧性作了大幅度的提升,开掘出两种艺术样式深入的和庞大的表现空间。或因曲高和寡,瓦格纳之后再无此类“乐剧”出现。

与之强烈反差的是,瓦格纳还在世的时候,法国的奥芬巴赫与奥地利的约翰·施特劳

飞沿走笔

诺贝尔文学奖的“延颁”

■张田勤

【自诺贝尔文学奖创建以来,只有7次停发,其中,由于第一和第二二次世界大战有6次停发,另一次是1935年,瑞典文学院认为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获奖者,所以宁缺勿滥!】

诺贝尔基金会5月4日发表声明,瑞典学院决定推迟颁发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并在2019年补发(今年)奖项。原因在于,当前瑞典学院的危机对诺贝尔奖的声誉产生的不利影响。

瑞典学院的危机是指涉及评委的性丑闻,但并非直接的,而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之一、作家卡塔琳娜·弗洛斯特森的摄影师丈夫让-克劳德·阿尔诺德在去年秋天被18名女性起诉遭其性侵犯。

质疑不只是性丑闻,还涉及诚信和不当利益获取。弗洛斯特森还被揭发,多年来,她在别的委员不知情的情况下,为其丈夫的文化协会帮助申请瑞典文学院的资助。而且,还对以前的7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提前透露了消息。

然而,指控发生后,瑞典学院进行了投票表决,拒绝开除弗洛斯特森。对此,很多评委表示不满,导致瑞典学院诺贝尔文学奖的18位评委(院士)中有5人辞职,其中就有瑞典学院前任秘书长萨拉·达尔乌斯,弗洛斯特森本人也迫于压力自动辞职。加上其他原因,现在只有11名评委。如果要补充评委,则根据瑞典学院的章程,新的院士必须由12名成员投票产生,在短时间内显然难以补充新的评委。这也导致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延期颁发。

事态的发展表明,诺贝尔文学奖的权威性和危机在逐步加深和加剧。今年,对诺贝尔奖的质疑已经提前到诺贝尔奖还未公布和颁发之前,而且质疑的对象不再是获奖者和成果,而是评奖者。自诺贝尔文学奖创建以来,只有7次停发,其中,由于第一和第二二次世界大战有6次停发(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1913年至191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1940年至1943年),另一次是1935年,瑞典文学院认为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获奖者,所以宁缺勿滥!

在诺贝尔奖的争议中,文学奖仅次于和

斯出现了。他们的“轻”歌剧与瓦格纳的“重”歌剧形成鲜明对比。拜罗特四天四夜唱着“马拉松”式的四联剧,巴黎和维也纳的舞台上,却跳起了轻盈悦耳的康康舞和奏出了欢愉明丽的轻歌剧“蝙蝠”序曲。

19世纪后半叶,轻歌剧在欧洲歌剧舞台上焕发出别样光彩。这是一种接地气的通俗音乐,有着雅俗共赏的广泛受众。不是否定瓦格纳历史性的艺术创造,只是几乎在同一时期的一重一轻一雅一俗的艺术现象,恰正表明音乐的“剧”,顺应了浪漫时代潮流和不同受众需求,应运而生出同为文化遗产的瑰宝。

在音乐领域,器乐作品的顶峰是交响乐,那是“音乐王国的统帅”。声乐作品的巅峰是歌剧,那是集音乐与戏剧多元要素综合而成的艺术大成。因此,虽时代不同,但在这两个领域至今依然是作曲家一展身手的广袤疆域。

时代潮流丰富了20世纪的音乐语言。比如爵士乐、蓝调等也是专业化的多彩音调,加上具有音乐韵律的舞蹈以及动人的剧情,在发展中融合,在融合中萌生;于是,从美国的专业作曲家开始,就有了科恩的《画舫录》,格什温的《波吉与贝丝》,罗杰斯与哈默斯坦的《俄克拉马拉》以及《窈窕淑女》等早期音乐剧。进入20世纪,这些纯粹的音乐的“剧”,与时代合拍,更强化了音乐中的娱乐元素以及节奏感。音乐与歌舞的结合,使载歌载舞成为这一音乐样式的特征。

其后,《屋顶上的提琴手》《音乐之声》《猫》《歌剧魅影》《艾薇塔》《悲惨世界》《西贡小姐》等作品,成为音乐剧的一代经典;安德鲁·劳依德·韦伯等音乐家,成为音乐剧作曲的现代翘楚名家。

音乐本来是不依其他艺术样式而存在的纯粹艺术。一旦与诗歌、戏剧等文学样式相结合,便产生了歌曲和歌剧等更让人综合的艺术载体。其中,歌剧和音乐剧因有剧情人物的演绎,则更具魅力。不仅现出戏剧的精彩,更彰显了音乐的美丽。

从清唱剧与歌剧,乐剧与轻歌剧,直到如今生气蓬勃的音乐剧,包括中国作曲家尝试创作的这种将戏剧、音乐、舞蹈结合的音乐的“剧”,使古老“歌剧”体裁有了时代性的发展与创新。一个世界性的艺术潮流,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将有催发更新颖更现代更精绝更隽永的音乐的“剧”,走向未来。

平奖,但过去也只是在颁奖后,对获奖者和作品,成就是否名副其实进行质疑。最近的一次是,瑞典文学院把201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美国民歌歌手、诗人鲍勃·迪伦,引发了褒贬落差极大的争议。

最尖刻的批评来自美国小说家拉比·阿拉曼迪,“鲍勃·迪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就如同菲尔斯太太的曲奇饼干获得餐饮业米其林三星称号。这几乎是一个和当年给温斯顿·丘吉尔诺贝尔文学奖一样愚蠢的决定。”

比较中性的评价来自《纽约时报》,“瑞典文学院选择一位流行音乐人赢得世界文学界最高的荣誉,戏剧化和歌剧新定义了文学的边界,引发了对歌词是否与诗歌具有同样艺术价值的讨论。”迪伦获奖被认为是弥合了高雅文学和更具商业性作品之间的鸿沟。

这些争议不过是针对作品的价值而进行的,但是现在对评委弗洛斯特森的质疑一是认为其违反了诺贝尔奖的评选规则,提前泄露多名获奖者名单;二是违背了回避原则,为自身谋取利益;三是其丈夫的性丑闻令人难以容忍。

弗洛斯特森的丈夫阿尔诺德至少有7次在诺贝尔文学奖公布前向博彩公司泄露得奖人名字,包括鲍勃·迪伦、阿列克谢耶维奇·哈罗德品特、帕特里克·莫迪亚诺、耶利内克、勒克莱齐奥和辛波斯卡。此外,阿尔诺德本人并不是瑞典文学院成员,但他和身为评委的妻子共同经营的名为“论坛”的私人文化俱乐部却长期得到瑞典文学院的巨额资金支持,因此夫妻二人被怀疑涉及不正当经济利益,假公济私或近水楼台。

阿尔诺德涉嫌在1996年至2017年间对学院多名成员的妻女、女性成员及工作人员实施性骚扰、猥亵和强奸。

对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的质疑和担心,也表明了社会和公众对诺贝尔奖的正面期待和要求,欲要公正评出名副其实的获奖者,就得选出合格的评选者。欲求公正,先正评选者!欲获奖者和成果服人,先让评选者服人!

对于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卷入争议旋涡,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也指出了诺贝尔奖评选的改革方向,取消评委终身制,革除那些消极在位的委员职位,腾出位置,选出新的委员,重新起航。